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五

宋 王宗傳 撰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八卦之德語其剛柔之履位者无若艮之與巽也何也艮以一剛履諸上位故止於上而為二陰之主巽以一柔定位乎下故上順二剛而甘處乎下夫在上

者能使在下者順之而不我違在下者能順乎上而不之違此豈上之於下也有所脅迫而下之於上也有所畏懼而然哉理之所在不得不然也故卦德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蓋所謂小亨云者指下卦之一柔而云也夫巽以一柔而處卦之下有順入而不迫之義故易以巽為風上下皆巽是為重巽故有申命之義今夫風之撓於物也夫豈遽焉而已哉披之拂之鼓之舞之在此者有不能自已之誠則在

物也亦將披靡動蕩而惟風之從有不能自已者矣是故上之所以命乎下也亦然孔子曰不戒視成謂之暴孫武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必也先後之告戒終始之諄復而後下之觀聽也既熟則順從乎上者斯衆矣王輔嗣所謂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行也是也故曰重巽以申命此指上下二巽以言巽之象也夫巽雖以一陰為主然在巽之時二五以陽剛而居中正之位則是剛亦巽也剛而亦巽

則剛无過剛矣故二與五以同德而居相應之地巽乎中正為巽之大人而志行乎下初與四各居一卦之下皆以柔而順乎上夫以初與四之柔處一卦之下以其才則微也以其位則卑也此易之所謂小者小者烏能亨歟蓋皆順乎剛而然也是故居二之位者以大人而為之臣而初六之柔順之居五之位者以大人而為之君而六四之柔順之剛中正者之志既行則小者亦亨矣此巽之一柔其在初也所以為

巽之始其在四也所以為巽之終故夫體此道以有往與夫所以見大人也宜无不利者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此指二五之剛與初四之柔以言巽之所以亨與利也朱子發曰九五之剛巽乎中正而於九二之剛則不以正予之特曰巽乎中而已又曰六四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而不以大人與二也夫豈知九二居中正之位亦得謂之中正解之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是也乾之二五以同德相應故俱稱大人何獨於巽之二五而疑之乎若程河南之論則不然其曰如二五之剛中正大人也此則於二五无異辭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以申命為義彖以重卦言之則曰重巽象以二象言之則曰隨風曰隨云者前之風既播後之風繼之相隨逐而不已之謂也亦如洊雷為重震之象水洊至為習坎之象也夫上之所以命乎下者為行事而

設也將行是事知所以命乎下而不知所以申夫前日之命焉則觀感之未孚而聽從之不一吾欲是事之必行而在人者未有不以為上之人有所脅迫乎我而强乎我之必從也然則先後之告戒始終之諄複此豈上之人為是過巽不情之舉哉蓋入之既深令之既熟則在我者无拂民以從欲而在彼者无傲上而從康者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

志治也

初六居重巽之下巽而又巽者也夫巽而又巽亦有二義而已矣何謂二義曰當與否是也所謂否者志之疑也所謂當者志之治也志之疑則或進或退初无决擇此巽而又巽者然也志之治則巽而又巽云者吾非過於巽也將以審處時宜斷决物情而未敢遽焉故也夫如是又何惡於過巽已乎蓋過於巽者所以為决也故曰利武人之貞夫武人以沉鷙而不

暴為貞若過於悍勇非正也夫過於悍勇則亦不免於亂耳何治之云履之六三曰武人為于大君六三履之主故也巽之初六亦曰利武人之貞云者初六重巽之主故也夫一爻而具二義者巽之初六之類是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昔者孔子嘗有言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夫禮少

有缺失則為未盡又況禮也者順乎理之謂也於理焉既順矣若有所未盡又焉得為順已乎巽之為義蓋言順也二之於五以剛應剛在巽之時或有不順焉則失其義矣故有巽在牀下之象夫牀所以安也在牀下則退巽而不安乎其居之謂也二之於五也謹其事上之禮退巽謙抑如是之甚者非謟也謂吾於禮焉而未盡則事上之道實有缺失故也故夫下之事上也如人之於神焉史巫者事神之人也用史

巫之道以事上是以事神之禮事乎上也如是則其獲吉也紛紛乎其多矣故曰用史巫紛若吉夫孔子盡禮人以為諂則疑於有咎矣然世皆倨我獨恭於禮焉既盡則人以我為諂无害也何也理之所在人以我為諂而我以我為當然故也故曰无咎謂於當然之理而无或過也故象又曰紛若之吉得中也所謂中云者當於理之謂也是道也在巽則為九二之中位在人則為孔子之盡禮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頻巽則頻失可知蓋九三以剛處剛又居下體之上非能巽者當巽之時勉行巽事以救頻失故爾夫卑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為之則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歟故曰吝而象曰志窮也盛德之君子則不然謙恭順巽本於自然如孔子之於鄉黨則自然恂恂於宗廟朝廷則自然便便與下大夫言則

自然侃侃與上大夫言則自然誾誾以至或與與或踧踖或色勃或足躩或鞠躬或戰色隨處隨當動出而不窮何其盛哉此无他執謙之志曾无不足故也若九三頻巽之吝其志窮也何足以語此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巽至六四離下體而居近五之位承乘皆剛宜於有悔然柔順无忤居巽之道以此承上則其道上信於君以此與下則其道下信於人此悔所以亡也夫巽

道施諸上下舉无少失如此故以田狩之事喻之夫三品之獲田狩之有功也古者以田狩之獲分為三品一為乾豆以奉祭祀一供賓客與充君庖一頒徒御此三品也三品之獲遍及上下以況則四之巽道施諸上下而无失也夫四居巽之道如此非特悔亡也而又有功焉可不謂之善處巽矣乎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出命之主也夫命出於上得中正之道則下无不從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蓋不正則有悔於貞既吉則悔斯亡矣以九居五貞也故无不貞之悔此所以无不利也无初謂始未善也夫始既未善故不得不有所更有終謂既更斯善矣若初之既善則又何更為也故繼之以先庚後庚之說庚更革也十日自甲乙至戊己為中過中則當變故謂之庚蓋庚於五行為金於四時為秋金主斷制

秋主嚴厲自甲乙至戊己春夏生物之氣既已備矣庚則能成物之氣當施於此時故華者落之實者完之此有更革而然也夫變更事之大者此豈可易也亦如造物之初戒之謹之而不敢忽焉可也蠱造事之初也故以先甲後甲言之巽更事之日也故以先庚後庚言之夫當未更之先也則必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致其戒謹之心更之欲其善也及既更之後也則又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致其戒謹之心慮其未盡

善也如此則吉於變更矣故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武曰蠱言先甲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庚後庚

而曰无初有終何也曰甲者十日之首而事之始也

此有始也庚者十日之過中而事之當更者也此无

初而有終也蠱之六五尚夫柔也故曰甲巽之九五

尚夫剛也故曰庚揚子雲曰庚斷義甲斷仁是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居下體之中巽而得中則巽在牀下乃以爲得故曰得中也上九居重巽之極巽過極矣則巽在牀下乃以爲喪故曰喪其資斧資所有也斧利物也所以斷也陽剛則能斷此上九所本有也今也喪其本有失孰甚焉故於正道爲凶也夫居上而過於巽此豈通變之道也又焉得爲正乎曰非正也乃於正而凶也故象又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朱子發曰魯自襄公三家分其民四世從之至昭

公失國无所竄伏蓋處上極巽亡其資斧乃正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夫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柔說外見故曰兌說也卦以亨利貞為德者蓋說有致亨之道謂內外之情交通而无壅也然所利者又在於貞蓋說之非其道則失正矣如夫婦之以溪姣朋友之以諂諛君臣之以

媚倿是也惟在我之剛存諸中而无失柔順在外接於物而无忤内外兩得此説之所謂正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此指二五之剛與三上之柔以言允也夫正道之在天下此天人之心也正道盡於此則上之所以順乎天者此道也下之所以應乎人者此道也此湯武所以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民大説者天人之心實在於是故也故曰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人即説以利貞以言説之功也朱子發曰夫

就佚辭勞好生惡死民之常情用之以說乃忘四體之勤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之以道能如是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此又極說道之大而其效若是也

象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河南曰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蓋兑澤有相滋益處又曰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

有滋益之象朋友講習互相益也朱子發曰兊爲江爲講兩兊爲習蘓東坡曰取其樂而不流也

初九和兊吉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雖剛然居下位當說之時未見其有用剛之失也故曰和兊以言雖剛也而反處下說而能和者也此其所以吉象曰行未疑也者以言其行未有可疑未見其失故也河南曰陽剛則不早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此所以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彖稱剛中在兌之下體則九二是也夫以剛居中則誠實之德充足乎内未嘗非道以求說故當兌之時自信有餘而无失巳之嫌故曰孚兌吉夫六三陰柔而不正所謂非道以求說者也而二比之疑於有悔矣然二居中自信故雖與三同體而未嘗說之此其悔所以亡也河南曰二剛實居中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朱子發曰夫石碏石厚父子也叔向

叔魚子産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以言左右媚說相繼而不絶者也夫以不正之才居兩兌之間處四剛之際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為凶而象曰位不當也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廁乎其間而所居之位又高位也豈其當乎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夫當兌之時九五兌之主也六三上六皆五之疾也當此之時欲去五之疾所賴者誰歟九四是也蓋四以剛德處近君之位則進謀獻議欲去君之疾而後已吾君之疾未去則吾之所以商此二兌也其能自寧已乎是必去此二疾而後有喜也介云者介於其間以剛輔上而欲去此二疾故也二疾既去此九四之喜而天下之慶也故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昔楚

莊王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莊王曰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日滛益甚大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莊王於是罷淫樂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此所謂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彖稱剛中在兊之上體則九五是也夫以九居五以

陽剛之德而居正中之位所謂剛明之主也寧有孚于小人之失而致是剥道也哉蓋當說之時近比上六故易於此設是戒也河南曰堯舜之盛未嘗无是戒也是也又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而不戒也有厲云者剥隂消陽也五孚于剥而不之疑焉此危道也故為之戒云象曰位正當云者此責九五之辭也若曰五以陽居陽位正當也而惟小人之是孚焉則有厲矣豈所宜然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夫兌之所以為兌者六三上六是也上六之位尤高於三此又陰小之尤見幸者故其為媚說也必九五引之而後發非若三之左右逢迎以求容悅也故曰引兌昔者褒姒不好笑萬方皆不笑幽王為烽燧以召諸侯寇至則舉烽燧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之數舉烽燧然雖得笑於一女而失信於諸侯此所謂引兌也夫引之而後說其无意

味甚矣故彖曰未光也猶之曰以說事人已為非矣

而又待引焉未足多也蘇東坡曰六三上六皆兌之

小人六三履非其位以求說為兌者故曰來兌言不

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

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托於无求以

為兌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

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剝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

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散也以巽重坎是以為渙其象則有取於風行水上蓋風行水上无有凝礙其行迅疾而水亦為之動蕩而流散其在人則奔走而從事之時也夫當奔走從事之時必也有所謂剛柔共濟之才而後致渙道之亨令也渙以九之剛來居於二位而有不窮之義以六之柔得四之位于渙之外體而上同乎五此所

謂剛柔共濟之才也故九五於此得以盡有廟之道居中履正為渙之主乘巽之木以濟坎險而有利涉大川之功也此渙之所以亨歟萃與渙皆云王假有廟者萃聚也欲祖宗精神之聚於此也故假有廟以亨之渙散也懼其散也又假有廟以收之鬼神之理聚散而已矣王者以孝治天下者也故設為廟祧以萃祖宗之精神於其間常欲其聚而或懼其散此於萃渙而併及之所以起天下孝子順孫思親之心而

盡奉先之道也卦德有曰利貞云者九五正位乎上

利以正道奔走天下之羣才而成此渙功也彖釋卦

德而不及利貞彖辭之末疑有逸文蓋於中孚可見

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上下散動渙之象也先王觀此象故為之

設其郊祀之禮以享上帝則神明通矣又為之立其

廟貌以萃祖宗之精神而盡其奉祀之心則散者聚

矣河南曰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夫當涣散之初則時未至於涣也居坎難之始則難未至於極也當此之時順此之勢而亟救之則用拯之道得矣然必有是才而後可初六之才順有餘矣而所不足者健也故必馬壯而後吉謂以壯濟順而後用拯之道為全然初陽位也六隂德也以隂德居陽位則亦剛柔之不偏也而文贊獨曰初六之吉順

也者蓋多其能因時順勢而亟救夫渙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象曰剛來而不窮者謂九二也故爻辭又有渙奔其机之象謂當渙之時九以陽剛來居二位二安靜之位也故有奔其机之象此剛來之所以不窮也若以九居二而失所安焉則剛之來不能不窮也豈机之象乎夫惟安靜然後能一天下之動五奠王居於上而二奔其机於下二五以同德居相應之地而各得

所安此所以能合天下之渙也豈非君子救世安民之志願然歟故象曰得願也所謂悔亡何也曰二居坎難之中宜若有悔然九二行乎患難而不動聲色而卒以渙其難故曰悔亡王輔嗣胡安定程河南蘇東坡以初六為机龔深甫耿希道洪成季以九五為机朱子發又以六四為机此皆未深究夫剛來而不窮之義而知机即二也其則不遠又何遠之求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居坎難之極當渙之時志於渙難而出險而其渙也止於其身而已不遑他恤也故曰渙其躬夫渙其躬與渙其羣固異矣然與其不能於其躬如坎之六三險且枕而以危為安者不亦逺乎故曰无悔上九之渙其血去逖出而渙以无咎與之謂其能逺害也六三與之居相應之地而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其亦慕上九之為乎其能无悔宜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

光大也

彖曰柔得位而上同者謂六四也九五渙之君也以陽剛正位乎上以主天下之渙六四五之佐也以巽順居近密之地以渙天下之難故曰渙其羣謂其所渙也渙乎天下之衆而不止於其身如六三而已也此其吉所以為光且大也夫六四能渙天下之難則能合天下之渙矣故曰渙有丘丘聚之大也合天下之渙而聚之此其吉所以大也夫豈渙其躬而已哉

故又曰匪夷所思夷等夷也謂六三也夫四與三均是柔也然三渙其躬而已四則渙其羣而能合天下之渙而聚之此豈六三思慮之所及也河南曰四五二爻爻義相須故通言之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朱子發曰宣王承厲王之後天下離散召伯之徒佐王建國親諸侯

遣使勞來安集渙其羣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渙之君也當渙之時爲渙之君宜有新民之大命合渙之大政以施諸人故曰渙汗其大號謂其號令一渙而不復反也故取汗爲象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者朱子發曰渙之時民思其主故王居正位乃无咎在他時安居不能順動則有咎矣故禹别九州而始於兾湯勝夏而歸於亳武王勝商

而至於豐王正位則渙散者知所歸矣渙一也而再言之者汗其大號取其散所以欲渙也王居正位取其正所以合渙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當渙散之終禍難既散脫然處无用之地所謂功成而身退也故曰渙其血去逖出血有所傷也渙其血則能遠去禍害而无所傷矣逖遠也時當避去而猶眛夫遠引之義則亦未能无謗咎

也故去必遯出而後无咎此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大夫蠱去越之時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有一言足以盡天下事物之理曰中是也中則无過无過則可以通行而不窮否則易窮矣易之有節以言事之有所止也所止者何止於中而已矣惟中故

亨此卦德所以言亨也夫天下之事不剛則柔剛過則暴柔過則縱惟節之六爻以六三之柔而節初九九二之剛以九五之剛而節六四上六之柔剛柔有節各居其三而九五九二又居二卦之中剛而不至於過此節道之所以亨也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此指六爻三剛三柔與二五之剛中以言節之亨也夫節貴於中不中則過過則苦矣此非人情之所堪也豈可以此為正乎上六之苦節貞凶是也朱子

發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豈正道也哉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力也立節太苦不可正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此又指上六以戒苦節之過也夫人之情樂於縱肆而惡於止節令也務行乎人情之所惡者而於人情之所樂者則務禁止之凡此皆人情之所難者夫務行乎人情之所難行之事凡易之所謂行險者然有道焉使人於其所難

行者行之而不憚而惟上之從焉者蓋有以說之故也夫惟有以說其心則俾之行其所難行者將如履平地矣又奚以險為哉此節道之善也故曰說以行險此又指兑坎二體之用以言節之義也司馬温公曰兑說也和易也坎險也嚴峻也知說而不知險則民不肅知險而不知說則民不親不肅則慢不親則乖慢與乖亂亡之道也是以說以行險得節之宜也夫節物者无其位則不能行无其道則不可久九五

節之位也以九居五於位為當此節物之有其位也中正節之道也既中且正可以通行而不窮此節物之有其道也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又指九五一爻以言節之主也雖然節之為道此豈特人道為然也而天地之道亦莫不然今夫天地二氣之運行也十有五日一氣四十有五日一節故一歲之中凡為氣者二十有四而為節者八而後四時由此而成使其无節則二氣失序矣制度之立也實似之故十

一者取民之制而量入以為出者用財之度財用於上既旡或傷則上之取民亦旡所害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又即天地之節以明人君之節也然則中正也者固節之道而制度也者又中正之道所寓焉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水所鍾也澤上有水當其分限而止不滿溢也故為節之象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

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於中為德發於外為行隨時合宜无過不及則為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顔子之於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於此數君子也則槩以同道與之其善議德行也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當止之時也初至下之位也九能動之才也夫當

止節之時居至下之位雖有能動之才未可動也故曰不出戶庭无咎戶庭所處之尤邃而不與物接者也夫有能動之才以時與位之未可者也故謹密以自守而非務為離世絶俗之事故无過咎大抵通則行塞則止吾非戾通以就塞也當此之時居此之位分所當然故也所貴乎君子者知此而已故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此回居陋巷之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二視初位已得中中則不塞而通矣故有門庭之象蓋門庭之視户庭已非尤邃故也夫茍以時當止也吾雖有能動之才亦宜如初之不出焉則有失時之凶矣夫通則行塞則止此君子之所當知也初塞則止二通則行斯不昧於通塞矣而二也亦效之而不出焉則其失時一至於此能无凶乎故象又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極至也謂其當出不出失時之至也然九二之剛得中亦未必至是也易特因初九知

通塞之義而示之戒云此韓退之貽書少室山人之時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三說體也而居下體之極失正而不中所謂極乎說而不知節也夫說極則憂來憂之來皆不自節致之何所歸咎乎故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而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君子以禮約己以道制欲非无所說也說而不至於極故无不節之嗟若六三極乎說而

不知節何足以語此朱子發曰此爻與離之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異而意同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夫天下之事不可以勉强為也而節道尤不可以勉强為也蓋節而勉强則在己者為難行而在人者為難從此非可久之道也九五居中履正為制節之主而四也以柔居柔正也上乘乎五故剛柔相濟而成制節之功此非有所勉强而然也故曰安節亨而象

曰承上道也蓋中正者九五之節道也六四以柔順利正之德承之而无所違此非安於節者能若是乎其亨宜矣河南曰節以安為善强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彖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蓋謂五也五當位居中以中正之道制節於上在巳則安行在人則易從故曰甘節吉謂其无苦刻難行之道故也夫其為節也无

苦刻難行之道則自斯以往可以通行而无窮无窮則有功矣故曰往有尚有尚謂有功也坎曰行有尚往有功是也安定曰味之甘人所嗜也節之道人所惡也今五為制節之主能以中正為之使人樂從如嗜甘味也所以得其吉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司馬溫公曰三極說而過乎中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上極險而過乎中故曰苦節不可貞蓋節道至九五

為中且正過乎此則非中正矣上六所處過乎五而極乎險人所難堪者也此所謂節之苦也故於貞為凶而其道不得不窮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然又曰悔亡何也曰世之單人匹夫行一介之行以佛氏之寂滅老氏之空虛往往自信其説至於老死而不知悔者類皆如此此上六之悔所以亡也

童溪易傳卷二十五

童溪易傳卷二十六

宋　王宗傳　撰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昔左氏以信不由中責周鄭二國易有中孚信之由中者也以成卦觀之在二體則為中實在全體則為中虛蓋中不虛則有所累有所累害於信者也中不

實則无所主无所主則又於信為失矣故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此指三四之中虛與二五之中實以言中孚之成卦也夫在人有自然之心天下有自然之理得其自然之心而順其自然之理則說於下而巽於上矣此非誠信足以為感化之本其能致然歟故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此指兊巽二體之用以言中孚之及萬民也中孚卦德有取於豚魚吉者蓋豚躁而魚畏物之難感者也信能感豚魚則其信至矣

朱子發曰先王之交萬物无非信也取之必有時用之必有節風有騶虞信及豚也頌有潛信及魚也動物蕃息莫如豚魚信及豚魚上下草木鳥獸无所不及而至誠之道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如是乃吉故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此指豚魚以言中孚之及物也夫誠信之道无所不利仗誠信以濟險難則如乘虛舟而无覆溺之害矣豈有不利者乎朱子發曰乘木之利乘桴不如乘舟重載以越險不如乘舟之為安

仗誠信以蹈大難猶乗木而其中枵然豈復有風波之虞哉古人虛己游世五兵兕虎不能害用此道也故曰利渉大川乗木舟虛也此又指卦畫之中虛以言中虛之可以濟難也夫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在人則曰性而在性則曰正而已矣正者中孚之本故中孚之卦德所利者貞而此性之貞發為是孚无非用中之信也天人相感通之理盡在是矣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此又指中孚之所本者正以言

中孚之可以應天也夫誠信之道大可以化邦微可以及物高可以應天險可以濟難此非中虛而无所累中實而有所主其效豈足以至是哉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河南曰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於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之象夫物之感動乎中者无若刑獄之最可惻者也蓋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於此加惻焉而

盡吾中心之誠以處之臯陶之稱舜也而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漢法於疑獄則有讞而周官亦有八議之辟蓋不如是以其一成而不可變之刑而加諸不可復生之死非君子所謂盡心者故議獄者所以緩其死謂其有未必死者存也程河南曰君子之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是故中孚之象有取於此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夫君子以自信為本不能自信而汲汲焉以求人之我信則末矣世之庸人淺夫中无所得人之見信則以為喜或不之信則歉然也夫豈知君子有自信之學也哉九以剛明之才處中孚之初於位則下於事則始也當此之時固宜審度以自信為本故曰虞吉夫苟未能自信而求信於人則是有他也志或有他則中心揺揺失其所安矣故曰有他不燕謂其信否不卜之已而卜之人故也夫惟當中孚之初必先自

信而不變其志以求信於人此初之所以吉於虞也

故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孚二五爻義互相發明葢二與五以同德居相應之地分則君臣也義猶父子也而其莫逆則朋友也故夫五唱於上而二和之則有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之象五有好爵而與二靡之則有爾我之稱夫五與

二居相應之地中有二陰為之隔此鳴鶴之在陰也五以誠信發之於上而二亦以誠信應之於下此所謂其子和之也故象特指之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謂二以中心之孚願應乎五也我謂五也五中孚之主故也爾謂二也五有好爵而與二共之則五亦以中心之孚願應乎二可知也好爵美爵也靡徐音云亡彼反韓詩云共也大抵五有唱於上而二亦既和之於下矣苟不與之共天位食天祿此孟子所謂士

之尊賢而非王公之尊賢者也夫惟上有九五為之君下有九二為之臣上下以同徳相應而後中孚之化可成此二五爻義所以互相發明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二與五以同徳遠而相應三與四以同徳近而相比近而相比故曰得敵謂得與四為匹敵如艮所謂敵應也朱子發亦引子夏傳云三與四為敵是也夫三

與四雖均以陰虛處一卦之中然六三德不當位豈四之比哉故或鼓張而作又或罷廢而止或悲泣而憂又或歌樂而喜此所謂无常之人也豈足與言誠信也哉此无他不中失正而非中孚之所尚故也故

象曰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夫陰道畏盈而孚志貴一中孚所以為中孚者三與四也夫三既不足與四比矣則四也處近君之位為

成孚之主當以滿盈為懼而一志以從上故有月幾望馬匹亡之戒夫月望則與日敵矣陰盛則與陽角矣惟月幾望而不至於滿盈焉則得臣道之正矣夫四與三均以陰虛居一卦之中近而相比然處近君之位不惟五之承而三之比焉則孚之志不一矣故爻曰馬匹亡无咎而象曰絶類上也夫兩馬為匹匹類也詩曰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是也凡駕車用馬四謂之駟車兩服在前故曰上襄兩驂次之故曰鴈行

今四不三之比而惟五之承焉故有馬匹亡之象謂

云絶其匹類而獨上承乎五也此所以為成孚之主

而無滿盈之咎也然則三雖得敵而四又亡其匹陰

道嘗盈而孚志貴一也如此夫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五中孚之主也近而六四以謙虛承我者也遠而九

二以剛中應我者也而五復以剛實之德位乎正當

之位所謂以誠信交誠信者也故曰有孚攣如謂自

近及遠以誠信之道綢繆固結如相攣引然也當孚之世有君如此又何過之可言哉此九五之所以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巽體也說卦曰巽為雞翰音雞也禮曰雞為翰音夫雞謂之翰音者蓋雞之鳴也鼓其羽翰而後鳴猶詩所謂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是也夫雞非登天之物向使鼓其羽翰蓋亦不免於控地而已矣何可長也

處中孚之極誠信之道不能悠遠故有是象夫正也者中孚之所利也誠信之道不能悠遠豈所謂利歟於正爲凶故曰貞凶

䷽艮下震上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昔者聖人之重卦也以兊重巽四陽聚於中爻故命其卦曰大過謂陽過也以震重艮四陰分於上下故命其卦曰小過謂陰過也陽過於中則本末弱也故大過有棟橈之象陰過於上下則上逆而下順也故小過有飛鳥之象蓋易者象也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起是義程河南所謂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元顯微無間是也夫陽大而陰小者安能亨哉以過故亨也天下固有越常救失之事如象所

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不有所過安能亨哉故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然過道又利於貞不利於貞則凡有所過者皆偽也所謂正云者不失時宜之謂也蓋事固有時而當過者過之則以為當不過則以為失如夏葛冬裘隨時而已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謂二與五也剛失位而不中謂三與四也二五之柔俱得中位故當小過之時可小事而已故曰是以小事吉也乃若所謂事之大者則

非陽剛之才得位得中不能濟也今也三與四俱失位而且不得中失位則无所用其剛不中則其才又過乎剛故當小過之時不可以大事故曰是以不可大事也夫小過之成卦四陰分與上下故取飛鳥為象蓋鳥之飛也羽翼分張故小過上下四陰有兩翼之象而初與上皆取象於飛鳥而曰飛鳥以凶又曰飛鳥離之凶大抵過道順行則吉逆施則凶猶之飛鳥也騰上決起時或有遺音焉安能上徹乎此所謂

不宜上也何者上逆故也音遺於下下所共聞也此所謂宜下也何者下順故也以卦畫攷之五與上二陰爻下乘四與三剛爻故曰上逆初與二二陰爻上承三與四二剛爻故曰下順夫過宜然而然則雖過非過也而以逆順為吉凶此所以取象於飛鳥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夫卦德以宜下為大吉則以不宜上為大逆可知何者逆順之不同故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之始也出於地上及其壯也在於天上今也山上有雷小有所過之象也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時乎當然故君子不得不少有所過也蓋不如是則不能矯正一時之失矣故夫當過而過不以為過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朱子發曰考父之過恭高柴之過哀晏平仲之過儉非過於理也小有所過乃所以為時

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夫當過而過不以爲過不當過而過則過矣初以陰柔在下當陰過之時輕動躁疾有飛鳥之象犯不宜上宜下之戒此所以凶也象曰不可如何也謂不宜然而然蓋甚之之也鼎之四不知自信以至覆餗故曰信如何也小過之初不知其不可以至於凶故曰不可如何也皆甚之之詞也下之九三之象凶如何也

亦是意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初一卦之始也故有祖象二居其上所謂過其祖也二與初同體也近而相比故曰遇其妣三成艮之主也故有君象而六二居其下所謂不及其君也二以陰乘陽以下奉上故曰遇其臣葢對祖言之故曰妣對君言之故曰臣妣與臣皆二也曰遇云者適當其

時與分之謂也六二或過或不及皆適當其時與分而不愆於中焉此在過之道為无過也故曰无咎劉仲平博士云過乎祖則有繼世之譽過乎君則有犯上之嫌故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以九居三在他卦則為過剛在陰過之時則不以剛過為過也故曰弗過夫九三既不以剛過為過矣則當以陽剛艮止防遏陰過故又曰防之茍失此戒不

知預防之道而惟隂之是從焉則隂道過盛莫之止遏而陽爲之傷矣故又戒之曰從或戕之凶夫隂道過盛爲君子者不知預防其害於其未害之前及其委巳而從之而爲其所害也則无及矣故象又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重爲之戒云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隂過之世聖人閔九三九四二剛之失位而不中也

為之再三以致其戒恐其罹害故也又皆以弗過言之謂當此之時所過者陰也而非陽也然九三之剛弗以為過者處二陰之上在於防過二陰為三者不知防之而反從之焉則有或戕之凶九四之剛弗以為過者處二陰之下適與二陰相遇為四者剛不當位不能止過二陰惟以謹守自處為本故先之以无咎之辭而後之以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戒之葢二陰過盛處一卦之上九四不幸適與之遇既不能止過

其勢惟以謹守自處為去小人之道可也茍或不知量時度勢而往往與之角則陽道危矣豈可用此以為常乎蓋以陽制隂此永貞之道也如九三之下防二隂是矣九四剛不當位又非三比也故曰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聖人再三為君子謀也如此象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者朱子發曰盛衰相循无小人常過君子之理又引陸震云小人之過終不可長也戒而悼之以俟其復斯言是也大抵四震之主也然所

居者陰而又位二陰之下其勢與位俱不足也茍恃剛動之才而輕與陰角此聖人之所戒不若戒謹以俟其復之為无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五尊位也當陰過之時而以陰德居之故與小畜同其象而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小畜之所以為小畜者六四之一陰也而小過則四陰之過也以六居

五又陰居盛位故有是象夫陰氣過盛而陽不之應安能和而雨乎故曰密雲不雨西郊陰位也我謂五也自我西郊以言陰之過盛實自五致之小畜曰密雲不雨尚往也以言密雲之所以不雨者徒知尚往故也此為四戒也今此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則為五戒也然則陰其可以過盛矣乎羿莽操懿之禍此四賊皆過也蓋自此西郊發之蘇東坡曰已上者勢不可復下之辭也六五之權足以為密雲而終不為

雨者次於西郊而不行豈真不能哉其謀深也當是時也必有穴其閒而為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穴君子之居此茍无意於盜莫若取其在穴者以自明於天下而天下信之矣蓋在穴者陰物也所謂五之腹心是也公謂五也五若无他則於彼在穴者弋而取之而去其所謂腹心之隱疾則陰過之禍庶乎其可无也故易於此公之所以救其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

已亢也

四陰之過極於上六又處震動之極豈復有與物相遇之象惟有過亢而已故曰弗遇過之而象曰已亢也初六在下犯不宜上宜下之戒故曰飛鳥以凶上六陰極以亢豈復能下也哉亢而不已猶之飛鳥也必離之凶而後已謂終離網罟之害也是以謂之災眚河南曰災者天殃眚者人為豈惟人眚天災並至謂天理人事皆然也

䷾離上坎下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坎離者天地之用也故上經終於坎離既濟未濟者又坎離之用也故下經終於既濟未濟既濟之象水火相交相與為用而生養之功成故曰既濟其為爻也三陰得位三陽下之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是也故亦曰既濟夫以陽下陰宜若非正矣惟下

之者亨之也此以大亨小之義也蓋既濟之世聖賢之功業既成教化已行无一民一物不得其所至於至纖至悉无所不亨故卦德曰既濟亨小而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此以三陽下三陰言既濟之所以亨小也朱子發曰彖文當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脱一小字攷之文義當然胡安定曰亨小者蓋傳寫之誤也按彖曰小者亨也當曰小亨而程河南則曰小字在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當從河

南詠夫既濟之道所利者貞故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陰陽各當其位此正也其在人則君子小人各安其分而无失正之嫌此既濟之所利也故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此又以三陰三陽當位而言既濟之所以利貞也夫天下之功常成於可為而壞於无為既濟之功離明在下无所不燭六二之柔來濟夫剛得中而亨此既濟之功所以吉也及其終也以天下為无事而不復有所事

故以廢怠而止而坎離復作矣上六之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是也此既濟之終所以亂也故曰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此又指卦之初終而言既濟之戒也胡安定曰創業之主蓋得於憂勤故多吉守成之君蓋生於宴樂故多忽然則聖人特於此言初吉終亂也者將以為萬世守成之戒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交相與為用而生養之功成此既濟之象也

然常人之情每當此時則飲食无營而已寧復有所
思乎蓋謂无復有患故也而不知禍毒常生於宴安
而馬跌常在於平地其可不預防之乎昔者益戒舜
曰儆戒无虞傅說告高宗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无患此守濟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九剛動之才也故有輪象初一卦之後也故有尾象
當濟之初揺曳其輪進雖不亟也濡潤其尾濟雖不

速也然而君子不之避也蓋以時方圖濟而吾有能濟之才苟以其難也而避焉則功業何時而成險難何時而濟乎夫惟如是故於濟之義而无過咎蓋所以成大功而濟大事者其初不能无難故雖有能濟之才亦不能亟進而速濟惟其任其難而不辭此當濟之初所以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陰虛守中既濟之純臣也九五陽盈在上既濟

之驕主也當此之時以純臣而事驕主則在上者與賢之意或消而在下者行道之志不遂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車之蔽也婦人之車喪其所蔽則不可行五不下應為二者以中正自守可也若逐其所喪從物而往則失其素守矣故戒以勿逐雖然志不行於今亦必行於後蓋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故易於此又必其辭曰七日得謂先之喪而後之得也卦有六位往復數之故曰七日七日而得其所喪此以時

變推之也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者蓋謂二以柔中之道自處而不汲汲於用捨得喪之閒此理之所在有所不能違者故七日而得其所喪也河南曰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人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相為戾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既濟至九三濟道已盛矣當思有以保其盛可也不知出此則將勞内而事外勤兵以伐遠故雖以賢聖之君僅有克獲之功亦不免於有過剛之失而失於困憊也故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象曰憊也夫高宗古所謂賢主也鬼方其小醜也以賢主而伐一小醜歷時滋久至於三年而僅克之則其功固不足多而在我者老師費財亦已甚矣況用小人乎蓋小人之心不過於貪功而肆忿貪功則生事肆忿則殘

民外難未去而内難復作矣豈不為濟道害耶故以小人勿用戒之衛霍連年出伐而漢業已虧此用小人之明驗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已離下體此濟道將革之時也夫濟道將革則罅漏實生於此時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義王輔嗣程河南蘇東坡龔深甫皆云繻作濡謂濡漏也衣袽衣之絮也夫舟之濡也必有衣袽以窒其隙漏終日

疑懼不忘戒謹而後可以免覆溺之患此舟師之智之所及也濟道將革獨不知其所以戒也而可乎故既濟六四其象若此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諸家皆以東鄰九五也西鄰六二也而胡安定又以紂居東都文王居岐山言東鄰西鄰者取文王與紂之事也竊以謂東鄰固既濟之九五也而西鄰則未

濟之六五也何以知之曰以象之所釋知之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曰時云者謂既濟之時與未濟之時其時既異則其事之豐約而誠意之所寓自有厚薄之不同故也大抵既濟之主以豐盈自居雖有殺牛之盛禮而誠意不加故不如未濟之主以謙光為德雖禴祭之薄實足以受大來之福何者時使然也夫未濟求其濟既濟不求濟二者雖相鄰而甚相反有如東西之異位故聖人以二卦之相為

反復也而曰此固時使然也而皆自其君致之故於既濟九五而兼發是義以謂人主持心處已當如未濟之六五而後有受福之實也不然雖有盛禮縟儀抑文具爾此豈守濟之道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夫濟道既終治極必亂之時也而又以隂柔之才居諸上位其晏溺可知夫處一卦之上故有首象其體坎也坎水善溺當斯時也无救於濟道乃且晏溺以

速傾危故曰濡其首厲而象曰何可久也彖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其是之謂乎

坎下離上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終亂濟道窮矣故序卦於未濟則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之道諱窮也如此蓋未濟者事之未然功之未成而不窮之理復自此始故也

故卦之德曰未濟亨亨則不窮矣夫未濟之所以能亨者以六五之柔得中故也六五以柔得中故能虚已任賢賴之以濟此所以近而九四以剛而承逺而九二以剛而應故所以濟者在人而享其成功者在五此所以能亨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此謂二也夫濟道以謹畏為本故取狐為象蓋狐疑物也涉而善疑故无不濟汔幾也小狐尤其勇也然幾於濟而未能出夫險之中者是必有以為之累者則初六之濡

其尾是也故繼之曰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蓋初居一卦之後故有尾象夫以九二之剛勇自可出險今幾於濟而未出中者是乃初以陰柔无能濟之才見濡於尾猶之勇小之狐固有必濟之才而為尾所累也夫終之不續則前功廢矣此所以无攸利也蘇東坡曰初六濡其尾雖九二亦病矣是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此又指六爻而言也夫六爻如初六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九二九四上九皆以陽居陰此所

謂不當位也然皆以柔應剛剛應柔剛柔之相濟如此孰謂其无可濟之理乎茍能順時度勢上下内外同力共濟未有不濟者也此所以濟者在人而六五得以享其成功而亨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夫水在火上則水火相交相與為用今也火在水上豈惟不相為用也而又不當其處焉夫物不當其處則禍害至矣君子觀此象不得不致其謹而審處之

是故辨其物宜使之各居其方而不相侵害是乃善處乎物者也夫當未濟之世濟道未成而禍害先見此豈圖濟之道也哉宜乎君子莫先致謹於此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未濟之初與既濟之初俱在二卦之後故同謂之尾未濟之上與既濟之上俱在卦之首故同謂之首然二卦之初所謂濡其尾則同而其義則異也何也時方既濟九有能濟之才然不免於濡云者當濟之初

不能速濟故也時方未濟初无能濟之才而亦求濟焉此豈所冝哉是蓋不知埶極力殫而淪胥以溺以至於此也此既濟初九濡其尾所以无咎而未濟初六濡其尾所以為吝而象曰亦不知極也才殫力微曰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若夫未濟九二與既濟初九位雖曰不同而同曰曳其輪其言則一也何也其才同故也夫當既濟之初

雖有能濟之才猶不免於亟進之難況未濟之時乎又況二居險中乎又況初六之尾不能為吾助而反為吾累矣乎其不能亟進可知矣然當是時也五以謙光在上而所頼以共濟者外則有四内則有二而已二與四分内外之任故専征伐之權以戡難於外者四也而二不知騁運動之才以濟難於内者二也而四不知時方艱難濟道未成為九二者又焉得而易諸故雖揺曳其輪體剛居中以行吾正君子不以

為怯也故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既濟至九三濟道已盛猶戒勿輕用其盛未濟至六三其曰利涉大川猶為未濟也何也六三之才不足以有濟故也夫才不足以有濟則雖位此高位而无補於未濟之萬一有所往則凶敗隨之矣故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然六三既曰征凶又曰利涉大川何也曰時當然也而三之才則非必能然也夫三處下

體之上語其位則甚高語其才則甚歉當此之時居此之位而居之以利涉大川則未必能當焉聖人於斯時而為是言也蓋亦所以愧恥天下後世之位高位者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者既濟之反故既濟之三即未濟之四也是以二爻皆有鬼方之伐然其事則同而其義則異也何

也九三勞內以事外而九四則捍外以安內故也故九三則以剛履剛不免於過用其剛而至於懲九四則以剛履柔剛柔得宜故貞吉而悔亡蓋剛柔得宜則不懲於正而吉而用剛之悔可亡矣又何惡於用剛矣乎故誅不庭則震吾之威以用夔伐之道雖三年之久而下不告勞大國有賞而功无不報大臣濟世之志皆得以行於此時者蓋有貞吉以為之本故无可悔之事故也故象又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四之貞吉謂履柔也五之貞吉謂體柔也四有用剛之悔故貞吉而悔亡五无用剛之悔故貞吉而无悔何者六五體柔居中蓋未濟之謙主也夫惟如是故當圖濟之時謙光下逮而人信之近而九四以剛而乘遠而九二以剛而應故所以濟者有其人而享成功者在乎我離明之德不顯而自光由中之孚不言

而自信何吉如之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者程河南曰暉者光之散也光盛則有暉然則暉生於光而光又生於謙此六五所以為未濟之謙主也豈非能用禴於西鄰而有受福之宜而旣濟九五之所以不如也乎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至上九濟道旣成此武王在鎬飲酒樂豈之時

也夫武王在鎬之樂至幽王之時君子猶思之而為之賦魚藻焉夫豈有不見信於人而容有非咎之者此上九所以有曰有孚于飲酒无咎也若夫濟道既成而无思患預防之念如幽王之荒廢无度而興衛武公初筵之刺焉則沉湎滛佚而有濡首之失矣故威儀一也而有反反幡幡抑抑怭怭前後之異焉豈不失是孚也哉故其詩曰不知其秩又曰不知其郵此象所謂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然則飲酒亦一也

為武王則君子思之為幽王則武公刺之此无他有是乎與失是乎之異故也夫易有三百八十四爻而成書其半陰也其半陽也然易為君子謀故以乾之初九始焉而未濟之上九終焉者貴陽道也是以聖人於乾之初九也則戒之以潛龍勿用於未濟之上九也則戒之以飲酒濡首嗚呼吾以是益知易之始終為君子謀也蓋周

童溪易傳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李逢太

童溪易傳卷二十七

宋 王宗傳 撰

序曰歲在戊戌予著易傳計三十卷其於繫辭序卦雜卦未暇也然早夜思之慊然於中若有所負蓋以謂勤苦述著未及終篇不得為全書故也越三載歲在辛丑蒙恩賜第還鄉加我之年兹惟其時日月逾邁不敢不勉噫此續傳之所由作也淳熙八年冬十月二十有四日丁丑宗傳謹識

繫辭上

繫辭有三繫於卦下者卦之辭也如乾曰元亨利貞坤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之類是也故經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此指卦之辭而曰繫辭也繫於爻下者爻之辭也如乾初九曰潛龍勿用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故經曰繫辭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此指爻之辭而曰

繫辭也繫於易後者亦謂之繫辭此上下二繫是也亦如卦辭經謂之彖辭經曰彖者言乎其象也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而夫子釋彖之辭亦謂之彖曰不以為異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嗚呼予學易至繫辭首誦此章乃知聖人作易之大旨盡在於是无遺藴也何以明之曰聖人本天地以作易非有他也故所以發明人心之妙用人心之妙用即天地之變化也天地之變化見於萬物成象成

形之際與夫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運動人心之妙用則為可久可大之德業其實皆无越乎自然之理而已矣所謂自然之理者易簡是也是理也天得之而尊以位乎上地得之而卑以位乎下人得之則參天地以位乎中而三才之為三才吾不知所以異矣然則吾於此章知聖人作易之大旨其果有餘藴矣乎何謂聖人本天地以作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設卦卑髙以陳貴賤位矣此聖人

本天地以立爻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體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用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又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功試詳言之夫天有自然之尊而位乎上聖人作易以三奇之乾象之故乾為天則乾以天之尊而定矣地有自然之卑而位乎下聖人作易以三耦之坤象之故坤為地則坤以地之卑而定矣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聖人本天

地以設卦六爻自初至上其位有等威之別有貴有賤而其序不紊此卑高以陳也蓋卑者陳於下則其位爲賤高者陳於上則其位爲貴以天地定體言之則曰尊卑積卑以爲高則曰卑高而卦爻之畫亦自下而上而後六爻已備故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聖人本天地以立爻天地其初亦一物爾陽動而陰靜則判而爲二體夫惟有二體也故動靜有常夫所謂有常云者豈足以盡易也哉特謂乾坤剛柔之辨

乃陽動隂靜各有其常而然也故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體然曰斷云者初非謂剛自剛柔自柔柔矣而无待於剛剛矣而无待於柔而者不相為用也乃若變動不居剛柔相易則有常之動靜又不足以斷剛柔矣方諸儒之說皆異也初不知聖人本天地以立卦即八方之卦而重卦故以一重八遂盈八八之數如以坤重乾是以為泰以震重乾是以為大壯之類也此八方之卦各以類而

聚也物諸儒之説亦異也初不知聖人本天地以立爻即陰陽之物而爲物如所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凡麗乎陰陽者无非物也故聖人即是而立爻而以剛柔别之其在六爻則九與六是也此陰陽之物皆以羣而分也八方之卦皆以類而聚陰陽之物皆以羣而分夫然後相親相離或近或遠而情僞不同則吉與凶自爾而生如經曰吉曰終吉曰凶曰終凶之類是也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此聖人

木天地以論易之用而下文遂以變化之說繼之易之道无乎不在亦无乎不為在天在地此易无乎不在也成象成形此易无乎不為也人皆曰日月星辰此在天所成之象也山川草木此在地所成之形也噫未之盡也物物皆有是象物物皆有是形象與形亦非二物也吾嘗論之矣形之未著者謂之象象之既著者謂之形下文所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也變化之功天與地相與為用象與形相為終始顧其

所在如何耳而成功見之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又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以至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又詳言變化之功其在天地循環終始而不窮者乾與坤實尸其任也夫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曰相云者則有常之動静是誠不足以斷是剛柔也易之為易其在玆乎故乾以剛而摩坤之柔則為巽為離為兌坤以柔而摩乾之剛則為震為坎為艮而八卦立矣八卦既

立則各居其方而變化終始循環不窮故萬物出乎震以巽盪震則萬物於此乎齊以離盪巽則萬物於此乎相見以至以坤盪離以兌盪坤以乾盪兌以坎盪乾至於以艮盪坎而復以震盪艮變化循環无有窮也孰得而名之所可得而名之者變化之迹也何謂變化之迹曰震雷離電巽風坎雨離日坎月相與為用播其功於天地之間而寒暑迭推是也原其所以然則震坎艮三男之陽實本諸乾故曰乾道成男

巽離兌三女之陰實本諸坤故曰坤道成女然相與致用以成變化者六子也而尸是變化之功者乾坤也故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繼之夫太始者萬物有生之始也物生之始有是象而未兆有是氣而未形當是時也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成物者萬物成體之後也枝葉具於根荄羽毛備于胎卵當是時也形器既具自此而漸形日長月化莫知其然然非有以作之曷爾哉此則坤之功也夫物之太始亦不

一矣而乾之知之无乎不知也夫豈物物而求知之哉隨其自然吾无容心而在物之有始者舉不遺乎我以此理而知之故曰乾以易知謂其无難也物之成形亦不一矣而坤之作之无乎不能也亦豈物物而求作之哉亦隨其自然吾无他事而在彼之有形者亦不遺乎我以此理而作之故曰坤以簡能謂其不煩也於乾曰易於坤曰簡自然之理亦非有二也乾始物坤代終隨所寓而云爾雖然自然之理其在

天地者然也聖人奚取焉取其在人心者與其在天地者本无以異也故又發明乾坤之易簡人能盡之以成德業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自然之理在天地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自然之理在人心也夫自然之理既云易矣夫何難知之有既云簡矣又何難從之有人之所以異於天地者心志本來簡易故也吾嘗論之矣易之為易乾坤是也乾坤之為乾坤易簡是也易簡之為易簡又吾心

之所以自然者是也知吾心之所以自然者則乾之易坤之簡在我而已其所以成德業而參天地者又何難乎人以是理為難知乎生而无不知愛其親長而无不知敬其兄愛敬之外初无異事夫豈難知也故曰易則易知又以是理為難從乎即无不知愛之心以愛其親則為仁即无不知敬之心以敬其兄則為義夫豈難從也故曰簡則易從是理也非難知也故非獨吾之親吾之長於我也而有所親而人之親

人之長於我也而亦有所親此无他易知故其相親信也亦易若夫禽獸之為物或可馴而狎也然其中有不可測者存終非可親也故曰易知則有親是理也非難從也充无不知愛之心以為仁則仁滿天下而有不可勝用之仁充无不知敬之心以為義則義滿天下而有不可勝用之義此无他易從故其所成就也亦易若夫暴虎而憑河人或能之也然終非可為也功何有焉故曰易從則有功曰有云者實然之

辭也凡人之情不相親信則雖朝夕焉不可也烏可久哉苟相親信則不膠漆而固不纆索而附矣故曰有親則可久天下之事勞而无功則雖計纖悉之效不可也烏可大哉苟為有功則積微以至著由近以達遠矣故曰有功則可大曰可云者決然之辭也久焉者是理之存夫吾心未嘗一日忘也雖與天地同其久長可也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大焉者是理之見夫日用未嘗一日怠也雖與天地同其廣大可也

故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德與業非有二物也猶之易與簡亦非有二理也曰賢人云者以言非賢於人不能進是也猶之孟子謂能勿喪爾必曰惟賢者若夫伏羲氏神農氏黄帝堯舜氏禹湯文王孔子氏之所以聖亦皆自此塗出也由是觀之則天下之理其有外於乾坤之易簡矣乎吾於天下之理既已有得則吾之德業配天地之高厚吾之中處參天地之高卑仰天俯地寧有或慊矣乎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然則予前所謂本天地以作易正所以發明人心之妙用而聖人作易之旨盡在於是豈虛言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前章既言本天地以作易所以發明人心之妙用要其成功則與天地參此章復言作易之中所示无非天理人能盡之則居處動作无適而非中矣聖人之有望於天下不其至乎夫有是卦則有是象易之為卦也不一則其為象也亦不一然是卦未設則是象也何從而觀之所謂卦之象者其在物也則為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與夫為馬為牛為龍為雞之類其在

人也則為父為母為男為女為君為臣與夫爲首爲腹爲耳爲目之類其在理也則下文所謂吉凶悔吝變化剛柔是也卦之始設能觀其象而知其此為吉此為凶此為悔此為吝與夫變化剛柔之所以然者聖人也如古今之君子欲觀其象而无可玩之辭則安知變化剛柔吉凶悔吝之所以然哉此卦之既設而辭又不可以已也聖人以是不可已之辭或繫之卦下也則為卦之辭或繫之爻下也則為爻之辭卦

爻之辭有所不可已者非有他也明吉與凶將以使夫人知所趨避故也吉凶既明則悔吝亦明矣舉重以見輕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易者變動不居之道於六爻焉見之所謂六爻者九六以剛柔相推是也陽為主陰為客剛推柔也陰為主陽為客柔推剛也此變化之所由以生也故下文以吉凶悔吝變化剛柔之四象為六爻之動夫見乃謂之象於其見者而觀之則凡隱而未彰者皆可以類推矣故夫得

失之理徹吉凶之驗著觀易之吉凶而得失可知故吉凶為失得之象也曰失得云者易之道貴於因失而為得猶之曰卑高即積卑以為高也憂虞存乎人心悔吝見於行事觀易之悔吝而憂虞可知故悔吝為憂虞之象也進者不驟進也退者不驟退也若夫變化則昔之進者今且退矣昔之退者今且進矣故又觀易之變化而知進退之漸此變化為進退之象陽明為晝陰晦為夜晝夜循環无毫髮之間而有晦

明之異此剛柔相推不窮之道也故又觀易之剛柔而知晝夜之別此剛柔爲晝夜之象凡此數者皆聖人設卦之中有象其別則見諸六爻之動而有不可揜其詳則聖人皆於繫辭焉明之夫六爻之動其爲吉凶悔吝變化剛柔所以示人者莫非天理之當然是謂時中之道而天地與人皆所不能違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極中也聖人以是時中之道教詔天下君子於此何所容其心哉所居而安者易之

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而已矣所謂易之序者消息盈虛之有其時是也居之而安則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而與易為一矣茍為居而不安則其去也必速猶不居也所謂爻之辭者是非當否之有所命是也樂之而玩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與爻為一矣茍為樂而不玩則其得也淺猶不樂也君子居處動作无非天理而易中所示曰象曰辭曰變曰占皆天理也惟君子為能觀而玩之夫變生於象占本乎辭

象之在易消息盈虛之不可泥則謂之變非於象外有是變也辭之在爻是非當否之不可誣則謂之占非於辭外有是占也觀其象玩其辭蓄吾之用也此居而未動者之事觀其變玩其占用吾之用也此變動不居者之事夫易純乎天而君子則純乎易純乎易乃所以純乎天也君子純乎天而不能違乎天天亦其能違君子乎以吉祐之復以无不利祐之宜哉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

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前章既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爻變而終之以君子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此章復言彖言乎象爻言乎變而終之以辭也者各指其所之雖曰申前言之所未盡其大吉則无非前後反復推明吉凶悔吝之理欲

夫人之知所趨與所避也夫吉凶悔吝之理已著而不可揜是謂之象有是卦必有是彖而彖之所言无非此理也此彖者言乎其象者也若夫六爻之動惟變所適而吉凶悔吝之別又以逐爻見之此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得失之理微吉凶之驗著若非吉凶則是失得也誰與言其所以然哉悔吝之在人未為大過也言乎小疵而已於過疵之微小者或能悔之而不吝亦或吝之而不悔則吉與凶自此成矣此无咎

者本有過也有過而能補其過故无其咎而聖人則因其善而善之吉凶也悔吝也无咎也凡此數者又皆不外乎彖之所言之象與爻之所言之變也雖然爻者言乎其變也而列貴賤者又存乎位彖者言乎其象也而齊小大者又存乎卦夫六爻固有貴而无位如乾之上九有以貴下賤如屯之初九者此亦以變言也如以位言則自初至上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髙者貴卑者賤而成列有序此列貴賤者存乎位也

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卦之小大雖或不齊而剛柔得位爲一卦之主則未始不齊也此齊小大者存乎卦也若夫繫辭焉而明吉凶則吉凶之辨舍是辭何以哉介云者細微之物也所謂小疵也小疵形於心憂患恐懼玆惟其時若漸長則憂无及矣凡人之情有所畏者斯寡過无所畏者斯多愆是故以震驚而獲无咎者必以其能悔也由小大之卦觀吉凶悔吝之辭則辭之吉

者斯平易反乎此者斯險艱如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則其辭易矣困之六三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此豈易辭哉此无他其爲辭也吉凶悔吝各有所指而非固異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所之者何險易之地也

易與天地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章又言聖人本天地以作易易之書與天地凖易之道與天地相似而終之以君子之道鮮矣道之在

人初无不足而人之於道不能无限量之殊也然深味此章自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至故君子之道鮮矣凡有十故雖句讀長短之不齊文理昭然而先儒不察妄分劃數不可不辨也準則也易之書所以準則天地故也凡天地之所有者易皆有之彌滿也綸理也天地之道即下文所謂一陰一陽是也是道也其在天地則為幽明寓於始終則為生死見於物變則為鬼神易之為書彌滿无間綸理有序而天地之道

盡在此書故在文為明在理為幽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无乎不知故者其所以然也始出為生終入為死原始反終而生死之說无乎不知說者其所謂也大凡物之為物以精與氣相聚而然也精氣之散則為遊魂故謂之變即諸物變而鬼神之情狀又无不知情狀猶言體段也程河南曰萬物終始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然則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无非天地之道苟非易之書與天地凖彌滿而

无間綸理而有序則是數者何從而知之惟其如是故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即易之道也存諸易者如是則存諸天地者亦如是爾故曰與天地相似惟其相似也又何背違之有揚子雲法言之作所以準語也然而非語太元之作所以準易也然而非易是无他求其似而卒不似也求其似而卒不似故不免自相牴牾而多謬於聖人欲其不違得乎自知周乎萬物以至君子之道鮮矣此又詳言易之道

與天地所以相似也夫无所不知者易之知也无所不及者易之道也知周萬物无所不知則有過物之知道濟天下无所不及又无過物之道故曰不過道濟天下旁行也知周萬物不流也有濟天下之道而又知无不知而不淪胥於萬物此易之時中也茲其所以為不過歟樂天安土此又言易之道无適而非天地也夫天者制命之君也土者宅生之地也而易則性命之學也樂天則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初无冐

昧于時之失蓋所知者命也所知者命則无一毫之非吾命夫何或憂之有安土則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初无厭惡不平之念蓋所敦者仁也所敦者仁則无一物之非吾仁又何不愛之有知命命之學也敦仁性之學也故曰易性命之學也而天地盡在是矣天地之化而陰陽二氣之相為推移是已而易範圍之則易之為書其模範一出於天地而聖人无與焉故无過差之可指萬物之生雖同於負陰而抱

陽也而有萬不同則至不一也曲而成之則亦與為
不一故无一物之或遺晝夜之道闔闢往來无一毫
之間而易之為易无所偏滯通乎此道故也通乎此
道則无乎不知故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初无二知
也如此則盡天地之妙用窮陰陽之奧機无在而无
不在故曰神无方无為而无不為故曰易无體神與
易亦非二物也張横渠曰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
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而異名

矣朱子發曰一陰一陽在天日月之行也晝夜之經也寒暑之運也在人屈信也動靜也語默也推而行之故以是名之為道然是道非可以他求也求之在我而已矣在我所謂本然之善者乃所以繼是道也在我所謂同然之性者乃所以成是道也何者善出於道而性无不善故也然仁者見之是道也則止謂之仁一於靜也知者見之是道也則止謂之知一於動也至於百姓日用是道也則又習焉而不察行之

而不著漠然而无所知也要之是道也仁者知者鮮克全之百姓之愚鮮克知之此豈在我之善有所不足在我之性有所不同歟非也蓋在限量使然爾君子之道烏得而不鮮歟朱子發曰君子之道仁知合體用一兼體陰陽而无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君子者具仁知之成名得道之大全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

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前章言易之書與天地準易之道與天地相似而終之以仁者知者鮮克全之百姓日用鮮克知之此章復言易該隱顯絕憂累覆被萬物則為德為業流行乎天地之中在易為乾為坤在蓍龜為占在人為事在變化為神而終之以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夫聖人德之崇業之廣以至於效天法地此即易之盛德大業也是理也非聖人孰能盡之夫易之為道天地所以鼓舞萬物生成而不遺故曰顯諸仁然

其所以然而然者密庸而无迹故又曰藏諸用仁與用即天地之德業也故其見於鼓舞萬物也變化難名此下文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惟其如是故化工之運行初無容心夫何憂云其生其殺咸其自取天地未嘗加毫末於其間也程河南謂天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是也若夫聖人則成能於天地一物之不得其生則曰此吾之責也故不能无憂張横渠曰繫辭之言或說天或說人率歸一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則於是分出天人之道不可以混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故聖人又賛之曰盛德大業至矣哉以言密庸之化如此其至也聖人以是說而垂法於易之書故盡發其秘以示夫人惟恐此道之不明吾言之不盡而後學之不知抑以見聖人有憂也故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新則謂之盛德至於曰易曰乾曰坤曰占曰事曰神此所謂盡發其秘以示乎人也吾故曰此聖人之有憂也張

横渠曰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窮也夫惟如是故其德業盛大也孰禦焉是說也以其變易言之則為易觀夫四序迭遷八卦相盪而萬物之終始出入咸不外乎是故陽極生陰陰極生陽生生不窮循環无端此所謂易也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蓋言萬物自此出也夫萬物之生有象有法法之始兆者謂之象象之既呈者謂之法亦非二物也相為隱顯相為終始而已矣故成象者兆端自乾初无不足

至於坤則因其有是法也而效之亦非有所增益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也法象既著則吉凶之變可以前知故極天地之數遂知來物此所謂占也如惠迪必吉從逆必凶消息盈虛之理不逃乎進退從違之間故變而能通者常得之窮而不知變者常失之所謂事者即吾之日用是也故曰通變之謂事此又易之在人也人能審此變化云為无一毫之有戾於易則易有不戾於我矣夫萬物之生不外乎陰

陽惟神也變化難明則運乎陰陽而莫知其然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自此以後又申言夫易夫乾夫坤以言能盡乎此者惟聖人也故終之以崇德廣業之說夫乾爲大矣坤爲廣矣合乾與坤以爲易則所謂廣矣大矣云者必歸之易故乾以健久爲用坤以静固爲體以言乎遠蓋謂乾也以言乎邇蓋謂坤也然則不禦之功无有窮已乾實以之静正之體未嘗變易坤實以之此所以爲坤之廣乾之大也廣大之中

化出萬有盈乎天地之間靡所不備此又乾坤之功用也而易實該之故又曰備矣經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亦即此所謂廣矣大矣備矣之謂也聖人言此又慮夫人未知所謂乾坤之所以廣與大者何如也復以靜專動直靜翕動闢以詳明乾坤之旨夫陽動而陰靜此乾坤之有常也乃若乾坤合德以成化育之功則未有乾行而坤止也故乾動也而坤亦與有焉坤靜也而乾亦

與有焉此所謂合德也然其動靜亦不无其辨焉故乾之靜也專謂其制命自我也及其動也直則乾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是也故其大也生於專直坤之靜也翕謂其藏物自我也及其動也闢則坤曰含萬物而化光是也故其廣也生於翕闢此又聖人以乾坤之所以為廣大者而詳示夫人也然聖人又不獨發明乾坤廣大之義如此也其曰變通曰陰陽之義曰易簡之善无非因此廣大以發明乾坤之旨使人即

此以知彼也且人有不知乾坤之廣大乎觀諸天地足矣苟知天地之廣大則知乾坤之廣大无或異矣故曰廣大配天地人有不知乾坤之變通乎觀諸四時足矣苟知四時之變通則又知乾坤之變通无或異矣故曰變通配四時以至不知乾坤陰陽之義觀諸日月亦足矣苟知日月之陰陽則知乾坤陰陽之義庸有異歟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不知乾坤易簡之善觀諸至德亦足矣苟知至德之易簡則知乾坤

易簡之善又有異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夫大而能覆廣而能載兹非天地之廣大乎而乾之静專動直坤之静翕動闢其廣大若是此之謂配天地生長揫歛循環不窮兹非四時之變通乎而乾之始物於始坤之成物於終其變通若是此之謂配四時或顯乎晝或顯乎夜此日月之隂陽也而乾元用九坤元用六二者相與為用乾坤隂陽之義若是故配日月愚者與知不肖能行此至德之易簡也而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易簡之外初无難事乾坤易簡之善若是故配至德雖然易之理亦一而已矣初无彼此之間又何配之云乎蓋无有所配者理之一致也亦必有所配者將以致乎一也聖人欲人明乎一致之學也故即其所配者而示之欲其易曉焉爾故斷之曰易其至矣乎以言乾坤之至理即易也是理也惟聖人為能盡之故繼之以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夫德吾性也作此易以崇之業吾德之及物也作此

易以廣之則與天地同其高明卑順高明知也卑順禮也即知與禮以效法乎天地之崇卑此聖人之德所以崇而業之所以廣也夫天以高明之體位乎其上地以卑順之質位乎其下易以盛德大業流行乎天地之中聖人之德業乃能與天地較崇庱廣則是易也又在聖人矣故曰是理也惟聖人為能盡之原其所以然亦不過於即吾此性而以智禮成之故能存之而弗失是以或為德或為業或效天或法地无

所往而不當於道合於義則是道義又從吾性中而出也豈不猶易之行乎天地之中邪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何謂存存猶之曰存之至云爾惟存之至故足以配天地之設位而道義自此而出噫自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張横渠曰知極其高故效天禮着實處故法地又曰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斯可得之矣

童溪易傳卷二十七